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本義卷二十四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本義卷二十四

元 程端學 撰

昭公

名稠襄公之子齊歸所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義見文元年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石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公羊弱作酌左氏穀梁石惡作齊惡罕虎作軒虎後及罕達同號作漷穀梁作郭

公子招者陳侯之弟也康侯胡氏曰公子者其本當稱者也曰弟者因事而稱之也高氏曰衛石惡在陳蔡之上者上卿也宋之盟齊人不預焉今齊又從楚矣中國微弱可知也義見襄二十七年會于宋○莱氏曰自襄以來晉主夏盟齊楚皆未入會宋未嘗不先諸侯雞澤之會齊始以世子光來猶在邾下至邢丘而齊人居宋人上則齊已亢矣澶淵之會齊侯始入會遂居宋公上宋之會楚始入會屈建遂居蔡衛

上至是楚公子圍先國弱而向戌在三夷狄愈强雖

齊亦為屈而二王之後微矣

三月取鄆公羊作運後同

滅而言取見宣九年鄆東鄆也見成九年義見莊十

年齊滅譚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義見襄二十年陳侯弟奔楚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義見隱三年宋穆公卒

晉荀吴帥師敗狄于大鹵音魯左氏經作鹵傳作原公羊穀梁經作原傳作鹵

箕與交剛皆書晉人而此書卿帥師者將尊師衆也

杜氏曰大鹵大原晉陽縣張氏曰公羊疏云古文及

夷狄人皆謂之大鹵而今經及師讀皆謂之大原説

文西方謂之鹵圂易曰兑為剛鹵圂西方之澤也春秋大

原為大鹵亦西方也義見莊二十年齊伐戎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吴公羊穀梁無輿字陸德明注左

傳云一本無輿字

葉氏曰自齊有奉也言入逆辭也左氏曰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於齊秋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未詳信否愚謂展輿去疾皆庶孽也展輿不稱子與莊二十四年曹羈同其事與桓十一年突歸于鄭鄭忽奔衛同但鄭忽為嫡展輿為庶耳書之以見展輿君弒不討賊既立踰年而出奔其不能君可知若去疾之篡辠不容誅齊又奉之惡亦可見然

天子方伯不能正而庶孽得以容其篡三綱不立又

益以顯矣

叔弓帥師疆鄆田

杜氏曰春取鄆令正其封疆劉氏曰疆之者溝封之

也曷為溝封之别乎莒也愚謂取人之國而以兵力

疆田惡可見矣蓋叔弓為季氏黨欲強其私家耳○

任氏曰春取鄆而秋疆其田汲汲乎利其土地之甚

也帥師而疆之豈獨有虞於莒乎雖鄆人亦不服所

以必欲疆之也取鄆為不善矣疆田又不善也疆田為不善矣帥師而疆之尤為不善也

葬邾悼公

邾始書葬魯會之也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高氏曰入春秋來邾始書葬蓋邾滕薛皆小國也秦遠國也皆至昭公而書葬是時魯衰甚矣小國如大國遠國如近國愚案此說與隱七年滕侯卒相表裏參考可也

冬十有二月己酉楚子麇卒麇九倫切公羊穀梁作卷

義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楚公子比出奔晉

比左氏曰右尹子干也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朴鄉呂氏曰楚虔立而比出奔意者其與虔爭國者乎木訥趙氏曰楚子卒而比出奔則比者必麇之孚有所不容於嗣君耳皆未詳是否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起韓宣子韓厥次子也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夏叔弓如晉

左氏曰叔弓聘於晉報宣子也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黑子晳也左氏曰元年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

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

國之紀不聽政也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予不忍女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辠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産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

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産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辠一也昆弟爭室而辠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辠三也有死辠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産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子産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

將朝夕從女女臯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未詳信否

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左氏曰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常山劉氏曰凡人君動止有度豈可非禮而行無故而乃復哉盖進退皆非禮義也康侯胡氏曰經書公如晉

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跡皆見矣○莘老孫氏曰公如晉朝而晉不納至河乃復以公之自復為文者臣子之心不欲其君見拒於人而公自復也昭公四如晉四至河而復又二十三年冬至河乃復書有疾焉公雖不見納於晉然有疾而復猶可耳葉氏曰公自即位三十二年之間朝於晉者五唯其末言疾外此皆非公之自復晉辭公也晉豈得以辱公哉蓋公嘗為少

姜卒而往弔矣為季孫意如執而往請矣以千乘之君弔嬖妾且為臣而親行則晉人不得不易公也故或以莒人之愬而辭公或以鮮虞之伐而辭公使公知恭之不忘禮則一辭公固可以止何待至於再三而不已乎如是而流離於外不得志於齊猶有望於晉以為寄彷徨乎乾侯卒至於死而不悟此春秋所以屢書不少殺獨以有疾一著其實者所以志公之娓也劉氏曰為國以禮者處勝人之地矣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原公羊作泉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又為叔弓如滕起文也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高氏曰入春秋來滕始書葬夫以卿共其葬非禮也以我襄公之葬滕子來會故魯報之然與二十三年葬景王無辨矣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秋小邾子來朝

左氏曰穆公也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八月大雩
義見桓五年
冬大雨雹
高氏曰為災故書秋旱冬雹皆人事所召且為四年
起也義見僖二十九年○張子曰雹戾氣也此中國
不振而夷狄會諸侯之兆也
北燕伯款出奔齊
北燕見襄二十九年左氏曰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

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未詳信否義見襄十四年衛侯奔齊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公羊穀梁作雪范氏云或作雹葉氏曰當從左氏

義見僖二十九年○存耕趙氏曰自冬歷春大雹者二陽氣不得達陰錮之也由魯而論則臣干君季氏逼君之應也由中國而論則夷狄強而爭伯之驗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杜氏曰胡國汝陰縣西北有胡城淮夷孔氏曰淮浦之夷也後漢志下邳國有淮浦縣張氏曰申姜姓之國杜氏曰在南陽宛縣愚謂宋世子在小邾子下者世子不敢敵諸侯與齊世子光同淮夷不殊會者非諸侯會淮夷淮夷來與會耳俱無他義左氏曰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於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歳之

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楚子問於子産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

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敢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於申楚子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

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楚子示諸侯侈椒

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王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孫氏曰中國自宋之會諸侯不見者十年矣此書會于申楚子大合諸侯於此也桓文死中國不振喪亂日甚幅裂横潰制在夷狄故也自是中國之事皆夷狄制之至於平丘召陵之會諸侯雖云再出

尋復叛去事無所救不足道也○程子曰晉平不在諸侯楚於是強為伯者之事葉氏曰楚子始欲求諸侯而未定問於子産曰晉其許我乎諸侯其來乎則楚子固自以為不足服諸侯也當是時使晉稍強諸侯聽之則楚亦不得肆志而晉侯方溺於嬖寵豈復有志於中國哉楚偃然專諸侯諸侯舍晉無所附則亦不得已而從楚晉雖不會自胡沈小國至淮夷無不在楚於是伐吳滅陳滅蔡殺干徵師楚之得志於

中國未有盛於此時非楚所能為也黄池之會以夫差之强定公一數之不敢不聽公不能行之於申所以見中國之無伯憫諸侯之無能為也君舉陳氏曰齊桓卒楚宋嘗爭長矣敗于城濮楚師不出者八年晉志不在諸侯而後楚莊盟于辰陵以莊王之賢從之者陳鄭焉爾申之會合十有二國楚之得志於中國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吕氏曰自襄公三年雞澤之會諸侯同盟矣而叔孫豹始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僑盟襄十六年湨梁之會獨大夫盟諸侯不與也至襄二十七年宋之會大夫自會爾諸侯不在也此歲會于申諸侯始復會而楚子主之淮夷與焉天下之事可知矣

楚人執徐子

左氏曰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未詳信否劉氏曰不言以歸申楚地也愚謂楚圍一得志於諸侯而執其國君見夷狄之不可縱也○邦衡胡氏曰

孟之盟楚人執宋公申之會楚人執徐子平涼之會

尚結贄劫盟夷狄豈可以信義結哉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公羊穀梁作厲

張氏曰賴國蔡州褒信縣有賴亭蘇氏曰申之諸侯

有不與伐吳者故復序愚謂執齊慶封殺之者先執

而後殺也左氏曰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

歸使屈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高氏

曰申之會楚靈不修德而求諸侯諸侯畏楚之强守宋之盟而從之然猶不敢致魯衛曹薛邾杞至伐吴之役中國諸侯皆去惟楚屬從之耳伐吴而執慶封殺之者以慶封在吴故為齊討之假中國仁義以重其會所謂盜亦有道也彼以夷狄旣會中國之諸侯又帥之以伐吴專殺中國之大夫以諸侯之兵滅人之國流毒如此蓋出於宋向戌弭兵之謀也愚謂楚殺慶封以其從吴且示威也非真為齊討也義又見

僖三年徐取舒○君舉陳氏曰申之會夷夏之大變也宋虢之事猶曰二伯至是而楚始合諸侯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般假討賊之義以號令於天下由是而滅賴滅陳蔡矣黄氏曰晉主夏盟正以抗楚也楚日以強而晉通吴於會正結之以倚楚也自宋向戌謀弭兵合晉楚之成有宋之盟至今申之會晉不敢復出而盡遜之楚矣皆宋之盟啓之也楚昔之所仇者在晉今晉既遜之為盟主則所仇者吴耳故一出

而執徐子者以徐子為吳之出也伐吳而殺慶封以慶封吳所封也而又滅賴亦以示威於吳也春秋之有伯主正以楚之害中國今反遜楚為中國伯主此莫大之變也

九月取鄫穀梁作繒

滅而言取見宣九年案襄六年書莒人滅鄫矣豈鄫嘗見滅於莒而後得復國今復見滅於魯歟定六年書鄭滅許而哀元年許復見於經說者亦云許依楚

而得復國鄟之事類此然不可考矣義見莊十年齊
滅譚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此譏世卿又為舍中軍起文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
師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氏曰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正月
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

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惟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孔氏曰初作中軍季氏盡征之並不入公室也叔孫氏臣其子弟以一家之内有父子兄弟四品以父兄之稅入公子弟之稅入己大率半屬公

半入己孟氏則於子弟中取其半或取子或取弟大卒三分歸公一分入己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卑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而各貢於公公室彌卑矣初云作三軍今不云舍三軍者初作時舊有二軍今更增一軍人數不足故各毀其乘足成三軍今此則惟舍中軍分中軍之衆屬上下二軍其上下軍依舊故云舍中軍也季氏因叔孫家禍退之使同孟孫獨取其半

為專已甚又擇取善者是專之極故傳言擇二以見之康侯胡氏曰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於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政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遺叛陽虎專季斯因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書曰舍中軍微詞以著其辠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左氏曰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吴乃殺之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公如晉

義見僖十年公如齊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牟婁即隱四年莒所取杞邑也防茲杜氏曰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地譜密州安丘縣有平昌故城莒縣有姑幕故城愚謂稱及者别

二邑文法當然無他義也高氏曰公如晉未反而受莒邑惡季氏專且見莒益弱矣莒牟以利接我而我入其利故兩譏之義又見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來奔

秋七月公至自晉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此又見公未還而季氏自受叛人也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公羊作濆穀梁作賁

杜氏曰蚡泉魯地孫氏曰魯既受莒叛人邑又敗莒

師其惡可知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秦伯卒

存耕趙氏曰卒不名史失之義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

陸氏曰越姒姓夏后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左氏曰

四年冬吴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五年冬楚

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吴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

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於瑣

聞吳師出遠啓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薳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懐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於巢薳啓彊待命於雩婁義見四年伐吳及傳三年徐取舒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高氏曰即襄二十九年所書杞子是也至是復稱伯者豈其後復振歟杞稱伯見桓二年滕子來朝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葬秦景公

七月而葬僭天子之禮也秦入春秋至是始書葬見夷狄遂同中國矣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此又見以中國而會夷狄之葬也

夏季孫宿如晉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葬杞文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氏曰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未詳信否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秋九月大雩

左氏曰九月大雩旱也義見桓五年

楚薳罷帥師伐吳罷公羊作頗

義見四年伐吳及僖三年徐取舒○高氏曰三書伐吳者見楚終不得志於吳也

冬叔弓如楚

諸侯不朝聘天子而聘伯主至此則兼聘夷狄見中國之益衰而夷狄之益張也○木訥趙氏曰諸侯兩

事晉楚季孫宿如晉則不得不以叔弓如楚黄氏曰叔弓即宿私人兩事晉楚皆季孫專之此時公已無預乎魯政也

齊侯伐北燕

左氏曰伐北燕將納簡公未詳信否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暨及也髙氏曰齊魯世為婚姻至襄公時齊靈數侵

伐魯自是盟好中絶及景公一使慶封來聘魯方附楚而齊亦方與楚睦是以與之平齊欲平而我與之之辭也愚謂王道大行諸侯講信修睦無所事平春秋之世諸侯乍離乍合聖人志其平者所以志諸侯之亂也至定十年復書及齊平則其乍離乍合之情亦可見矣大意與宋人及楚平鄭人來渝平及鄭平同

三月公如楚

左氏曰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薳啓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於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

之敢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於蜀以請先君之貺三月公如楚義見襄二十八年

叔孫婼如齊涖盟婼公羊作舍後同涖公羊穀梁作莅

婼叔孫豹之庶子昭子也高氏曰以暨齊平故婼往涖盟也昭公自是遂以善齊故孫于揚州卒于齊為寄公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九月公至自楚

義見襄二十八年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貫道王氏曰宿代父為卿三十年而卒季氏自友受

費而始封及行父而始大至宿而廣土取邑侔封君

矣宿卒而意如繼之魯國不得寧矣愚謂此譏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許氏曰季武子相魯作三軍舍中軍改革公室唯己所利取鄆瀆盟敗諸侯約幾陷名卿以為國憂則知昭公乾侯之禍此其專欲不忌之習非一日也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左氏曰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高氏曰此陳公子招其曰陳侯之弟招殺世子偃師者正其天倫所以甚招之辠且見陳侯寵其弟假之以權致此禍也孫氏曰以叔父之親不顧宗社之重殞其冢嗣致楚滅陳招之辠也○康侯胡氏曰此公子招而以弟稱者著招憑寵稔惡而陳

侯失親親之道也招以公子為司徒乃貴戚之卿親則介弟尊則叔父號令廢立自已而出莫敢干之者也不能援立嫡冢安靖國家而戕殺偃師以致大寇宗社覆没辠固大矣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為失親親乎尊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儀公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至亡國敗家豈不失親親之道乎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交責之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叔弓如晉

左氏曰晉侯方築虒祁之宫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未

詳信否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呂氏曰楚既殺干徵師公子留即出奔未成乎君也

故不曰子左氏曰干徵師赴於楚且告有立君公子

勝愬之於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鄭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辠不在行人也劉氏曰楚人惡公子招而殺干徵師非其辠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閒可也莘老孫氏曰楚不能討公子招而殺其行人是冬楚滅陳而放公子招足明楚之倒施也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高氏曰干徵師為告喪之使不告於天王反赴於夷狄雖夷狄不當執而殺之然其死也宜哉留既為君矣不曰陳留者立非其正位未

定也且偃師曰世子留曰公子別嫡庶也春秋明微大率如此

秋蒐于紅

蒐見桓二年狩于郎紅杜氏曰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疑劉氏曰蒐春事也秋興之非正也蒐有常地矣于紅亦非正也紅之蒐見其反天時矣易地理矣義又見桓四年公狩于郎孫氏曰惟不稱大之為正爾○莘老孫氏曰春秋書蒐者五皆曰大蒐未嘗

曰蒐者於是蒐于紅獨不言大春秋以其蒐田之不時故書以譏之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稱陳人見莊二十二年左氏曰陳公子招歸辠於公子過而殺之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七年曹殺大夫

○邦衡胡氏曰公子留已出奔則陳無君矣其言陳人殺其大夫衆殺之也生殺一人之柄而衆得專之此陳之所以滅也未詳是否

大雩

義見桓五年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奐公羊作瑗

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者先執而後放也黎氏曰葬哀公楚葬之也陳已滅矣楚據其國豈魯使臣往會其葬而書葢楚師入陳陳君在殯因取而葬之與齊侯葬紀伯姬同彼上無齊侯滅紀之文故下目齊侯

此已書楚師滅陳則下云執公子招殺孔奐葬哀公皆蒙上文爾左氏曰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冬滅陳葉氏曰楚為偃師討而滅陳非討賊也滅國而已孫氏曰招殺世子之賊也楚執而放之陳孔奐無辜之人也楚則殺之吁楚靈暴虐無道滅人之國又為淫刑也如此愚謂流放者天子之權諸侯不得專之況以夷狄放中國之大夫亂之極矣若其葬哀公則又盜賊之仁也此與楚人入陳殺陳夏徵舒之

意同皆夷狄借討賊之名為盜賊之計也○髙氏曰春秋之書滅者惡之甚也稱師者見其恃衆也楚以夷狄而興師以滅中國之諸侯者實由骨肉相殘以致然耳嗟乎陳背中國而即夷狄乃卒為夷狄所滅深可為後世之戒然而陳國之亂中國不能正之遂使夷狄藉口以為討而滅之如公子招死有餘辠夫楚乗人之亂滅人之國夷狄豈可以禮義責之哉辠中國不自正而致夷狄之恣耳春秋書殺他國大夫

者四皆楚人殺之而中國未有書殺之者此皆夷狄暴虐之甚張氏曰孔奐自宋之盟見於經執陳國之政久矣視君之亂從君於昏而無所匡救盖不能為有無者也雖有辠必不加於招矣録楚之放招而殺奐見楚滅人之國而私意放殺其臣初不問辠之輕重愚謂陳侯未卒而骨肉相殘既卒而其國大亂使楚人假討賊之名以滅其國而其身以諸侯之尊卒見葬於夷狄之手而其私謚曰哀亦出於楚春秋比

書其事一以見陳哀不能修身齊家以治其國致羣公子作亂以底滅亡二以見王政不行荆楚暴橫中國不能自存而壞潰至此可以為永鑒矣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許氏曰楚既滅陳威振諸夏是以無所號召而魯之大夫往會之高氏曰夫中國諸侯而為夷狄所滅中國既不能救亦宜同心疾之柰何反往聘問邪書會于陳與宣十五年會于宋意同

許遷于夷

此與邢遷于夷儀同皆自遷也存耕趙氏曰許逼於鄭嘗遷于葉矣今又遷于夷再世再遷其生聚之計亦末矣愚謂王綱不振諸侯吞噬不安厥居至於再遷雖許男不能治其國家然可以觀世變矣義又見

成十五年

夏四月陳災公穀作火趙氏曰案前後未有書外火者小事若一一書之固不勝紀諸侯亦不當告也唯宣榭火書之耳當依左氏為災也莘老孫氏曰春秋火不書災則書耳愚案宣榭火公穀亦作災

康侯胡氏曰楚已滅陳必不遣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國之策乎當時叔弓與楚子會于陳則目擊其事矣叔弓使畢而歸語陳災魯史遂書之耳莘老孫氏曰楚既滅陳復言陳災者蓋陳滅不久而國復興也前說近是愚謂陳見滅於夷狄而天復災之所謂天降喪亂者也其君臣獲辠於天者多矣義又見莊二十年

秋仲孫貜如齊貜俱縛切

玃仲孫速之子孟僖子也義見隱七年齊來聘○高氏曰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復修舊好此暨齊平之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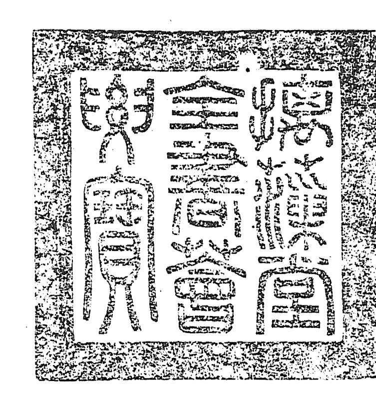
冬築郎囿

築郎囿者于郎築囿即其地而名之也左氏曰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高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何可築也公內制

於強臣不比之念而遠築郎囿非特勦民也芻蕘雉免皆不得往怨有所歸矣義又見成十八年築鹿囿

○葉氏曰古者諸侯一囿成公築鹿囿已過矣今又于郎以築焉其為民則俱已殆矣張氏曰以左傳觀之有以見季孫意如逢其君以耳目之娛而日竊其權昭公安之而不悟也人君於此可不戒哉

春秋本義卷二十四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于黃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本義卷二十五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六百三 經部

春秋本義卷二十五

元 程端學 撰

昭公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齊公羊作晉

左氏曰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内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

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公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戰於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未詳信否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意公羊作隱誤也後同

意如季孫宿之孫紇之子平子也木訥趙氏曰魯乘

莒亂取鄆田納牟夷而取牟婁及防茲無恠莒有蚡泉之師也叔弓且敗之矣今又三大夫並出此固皆意如之為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衞

戊子晉侯彪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又為叔孫婼葬平公起文也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三月而葬又魯以卿會葬皆非禮也義又見隱三年

葬宋穆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成公羊作戍

杜氏曰無冬闕文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公羊作正月

三月而葬速髙氏曰卿共同列之葬非禮甚矣義又

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楚公子棄疾

帥師圍蔡虔穀梁作乾

朴鄉吕氏曰楚子名衍字爾左氏曰楚子在申召蔡

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辠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

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莘老孫氏曰蔡侯般弑君父之賊楚子以義討之則無不可乃詐誘而殺之又滅其國而有之春秋以楚子之志不在於討賊徒殺人之君而利人之國故書楚子誘蔡侯般殺之啖氏曰蔡侯之辠自不容誅楚子惡已甚矣棄疾不能諫止又帥師圍蔡從君於昏此亦不待言而辠惡自見者也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康侯胡氏曰蔡世子般弑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

是中國變為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唱天下奉詞致討執般於蔡討其弒君父之辠而在官者無赦焉殘其身瀦其宮室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楚子本心欲圖其國不為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毁信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聖人深惡之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歸氏杜氏曰昭公母胡女歸姓愚謂妾稱夫人僭也

又為大蒐與葬齊歸起文義又見文四年風氏薨

大蒐于比蒲比音毗

蒐見桓二年狩于郎大蒐僭天子之禮也于比蒲非常所也比蒲地譜云魯南鄙地孫氏曰蒐春田也五月不時也劉氏曰大蒐者大比也大比之禮均土地閱老幼物六畜會車馬齊貢賦治器械三年而修之者也此何以書譏喪不二事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羊舌肸曰君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

存耕趙氏曰公有母喪而不廢蒐意如無君也無事而蒐閱強家自練其兵也民皆三家之民兵皆三家之兵昭公孤矣○康侯胡氏曰三綱君政之本君執此以御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慼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乃有身從金革而無避者獨何歟有門庭之寇而宗廟社稷存亡係焉必從權制而無避伯禽服喪徐戎並興至於東郊出戰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日並舉度緩急輕

重蓋有不得已焉者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公羊作侵羊

祲祥地闕君有母喪未葬而貜儼然與邾子盟非禮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高氏曰始也公及邾儀父盟于蔑盟于趡是魯侯親與之盟會也今公雖以夫人之喪使仲孫貜會邾子盟然自是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是吾大夫與其君盟會耳然則魯邾之更為強弱斷

可知矣雖與邾盟以修好然而魯人之志必欲滅邾而後已此盟豈可信邪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衞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魚覲切厥慭公羊作屈銀

厥慭地闕晉既失伯楚圍蔡而莫之恤八國之大夫自為會天下之勢可知矣義又見文十二年會于承筐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齊私謚也髙氏曰妾母而以夫人之禮薨葬又别為之謚義又見文五年葬成風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有榖梁作友

啖氏曰稱執者囚繫之也孫氏曰諸侯當稱子此言世子者有未立也杜氏曰用之殺以祭也趙氏曰與僖十九年邾用鄫子同左氏曰楚子滅蔡用隠大子於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

王必悔之高氏曰楚子誘人之君而殺之滅其國執其嫡嗣而歸用之不道之甚聖人詳錄之所以閔吾中國王綱既墜伯統又絶諸侯莫能救致夷狄之自恣一至此也不言以世子歸者有不從楚故也愚謂蔡般弑君父以篡位人所得討幸不見殺於當時而假手於強楚身殄國滅及其嗣子夫楚子之惡不容誅也然蔡般之事可為亂臣賊子之大鑒矣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存耕趙氏曰楚虔滅陳誘殺蔡

君而圍蔡頓兵八月蔡城守不下則以世子有不肯為之服也城陷就執虔忿其淹楚師也執歸用之經詳其事窮楚惡以病中國也黃氏曰滅人之國執其人以代牲豈有人道而可責也哉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左氏有款字

杜氏曰高偃高傒玄孫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三年燕伯出奔齊不言於燕未得國都也邦衡胡氏曰燕已有君不受燕款而齊必納之故納于陽而未

得國愚謂燕伯不能治國至於出奔今倚大國之力十年始克入其邑其為君可知矣然諸侯出入廢置自如又以大夫而納諸侯王綱不振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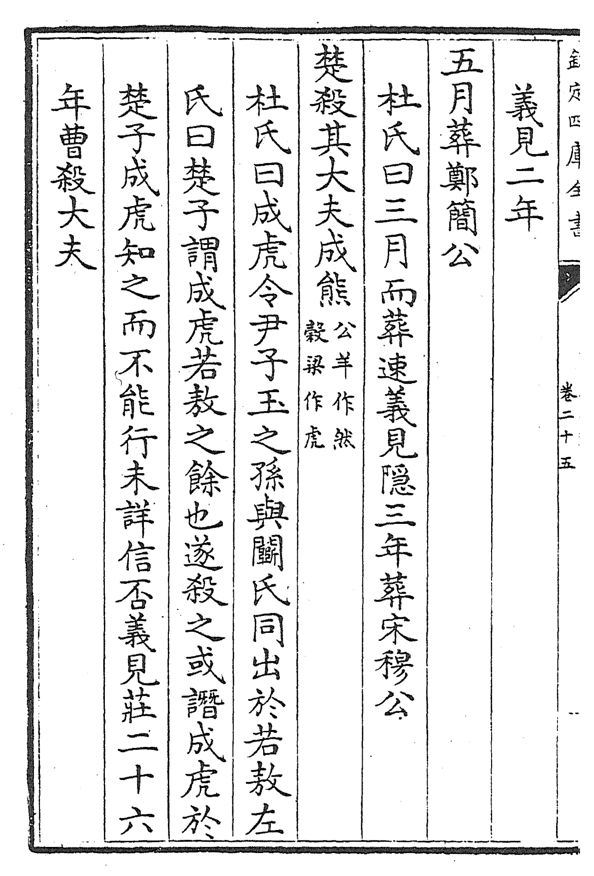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左氏曰華定來聘通嗣君也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



義見二年

五月葬鄭簡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公羊作然穀梁作虎

杜氏曰成虎令尹子玉之孫與鬭氏同出於若敖左氏曰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慭魚覲切公羊作整字誤也

慭字子仲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楚子伐徐

左氏曰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未詳信否高氏曰徐吳姻國也楚人疾吳故遷怒於徐既執其君又伐其國也義見僖三年徐

取舒

晉伐鮮虞

稱國史有詳略也杜氏曰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未詳信否地譜中山在戰國為中山國新樂縣漢志新市縣也古鮮虞國子姓孫氏曰姬姓未詳孰是愚謂晉既失伯楚滅中國淫殺諸侯皆莫之恤而有事於鮮虞其無能為可知矣義又見莊二十年齊

伐戎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費見襄七年杜氏曰南蒯以費畔左氏曰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用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陸氏曰家臣以邑叛不書叛但書大夫圍之

則邑叛可知矣康侯胡氏曰費内邑也命正卿為主將舉大衆圍其城若敵國然者家臣強大夫弱也夫所惡於下者無以事上所惡於上者無以使下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而不忠於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而不禮於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内叛反求諸已而已矣○存耕趙氏曰費自友受賜以來日闢倖封君至意如極矣物盈而反天之道也劉氏曰周之王必無

廢文武之法無過天之道諸侯雖大國孰敢慢其上諸侯必無僭天子其大夫孰敢陵大夫必無脅其君其陪臣孰敢叛愚案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春秋之初諸侯僭天子春秋之中大夫僭諸侯春秋之末陪臣執國命有國家者至於陪臣執國命則國非其國矣故春秋至昭定哀終焉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穀梁作溪

比奔晉在元年杜氏曰乾谿在譙國城父縣東境左氏曰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龜中犫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

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

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黒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吴帥陳蔡不羮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禄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黒肱為令尹次於魚陂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宫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

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於楚王沿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

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王縊於芋尹申亥氏申亥氏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莘老孫氏曰公子比晉奉之以歸因國人之不恱其君殺而篡之也左氏公羊皆以比自晉歸脅楚子而死故書曰弒比誠不親刃但脅之使縊則亦弒之爾愚謂人而弒君辠大惡極不待言矣然楚虔得國脅盟中國執徐子滅賴伐吳滅陳滅蔡殺徵師孔奐誘殺蔡侯用蔡世子非人類也春秋比書其惡而終之

以見弒鑒戒昭矣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董子曰賦斂無度以奪民財多發徭役以奪民時作事無極以奪民力百姓愁苦叛去其國楚靈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百姓罷敝是其身弒康侯胡氏曰昭元年楚虔立比出奔晉十三年比歸而虔縊於棘圍則比未嘗一日北面事虔為之臣虔固非比之君矣而書曰比弒其君何也曰若去國雖久而爵禄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不埽其墳墓不收其田里不係累其

宗族即君臣之分猶在也比雖奔晉而晉人以伯待比以國底祿固楚之亡公子也安得以為比非楚臣而虔非比之君乎春秋書比弒其君虔明君臣之義也愚謂先儒多信左氏以虔為弒君簒位故以比出奔而非臣殊不知虔未嘗弒君虔雖不賢然君楚十有三年矣比雖出亡非虔之臣而何哉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殺公羊作弒案經但書公子不曰其君不可言弒也

左氏曰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

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玊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於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貫道王氏曰比立矣不曰弒其君比簒立非其君也比弒君而棄疾殺之經不以討賊書棄疾本意在於代比而非討之也

先書公子比弑君後書棄疾殺比則棄疾謀弑而假比以為之驅除不可掩矣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杜氏曰劉子劉獻公王卿士孫氏曰平丘晉地杜氏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張氏曰開封府封丘縣在東漢志尚為平丘縣左氏曰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二心為取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

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於吳秋晉侯會吳子於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於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

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
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
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
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
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
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惟君
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
敢不聽從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

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張氏曰當時晉平主盟内寵嬖妾蠱其心外建宮室誇諸侯故楚虔盡召諸侯而肆爲宗主吞滅親姻坐視不救及平公卒昭公立而楚虔死乃幸楚亂欲立威以服諸侯而不知大勢已去徒治親昵本末倒置内外離心諸侯益貳此平丘之會所以益墜伯業也愚案以天子之卿而下會盟諸侯以諸侯而上會盟天子之卿義同僖八年洮之盟及九年葵丘之會然葵丘之

會宰周公與會而不與盟今則劉子與會而復與盟矣至其伯業之盛衰人心之離合又有大不同者焉故君舉陳氏曰晉之合諸侯止此鄟陵之後參盟復作晉非盟主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甲穀梁作庚

書同盟于平丘者先目後凡又以見劉子與盟也再言平丘者先會于平丘復盟于平丘不得不地與葵丘同義見上又見莊十六年同盟于幽

公不與盟

左氏曰邾人莒人愬於晉曰魯朝夕伐我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絶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

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臯閒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愚謂平丘之役王臣下臨諸侯大合雖非正道然晉侯猶有主中夏攘夷狄之機不能協比崇奬王室乃離魯君而自為盟其何以服衆心哉然魯以千乘之君而不得與盟亦其有取辱之道歟○孫氏曰自襄二十七年宋之會諸侯不出大夫專盟會者十年至昭四年中之會則又甚矣楚子以蠻夷之衆橫行中國戕滅

陳蔡以厭其欲諸侯莫敢抗楚專盟會者又十年矣令晉昭一旦與劉子合諸侯同盟於此者其能與楚子抗乎不能與楚子抗也乗楚靈弑逆之禍爾乗楚靈弑逆之禍與劉子合諸侯同盟於此何所為哉公不與盟者晉侯不與公盟也晉侯與公同事而不同盟非所以宗諸侯也天下孰不解體故自定四年訖會于召陵諸侯復不出者二十四年至如昭二十六年鄟陵之會晉自不出此不足宗諸侯可知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左氏曰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康侯胡氏曰自文公以來公室微三家專而季氏皐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為強偪元年伐莒疆鄆十年又伐莒中分魯國以自封殖而使其君食於其家其不臣甚矣晉人若告於諸侯以其皐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廢之收私邑為公室之民使政令在君大夫臣順則方伯之職修矣而徒以

郲莒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分也何得為伯討乎義又見莊十七年齊執鄭詹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左氏曰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隱大子之子廬歸于

蔡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愚案陳蔡國滅身死世子俱亡今經直書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者非不許楚封諸侯而為此自歸之文也考之左氏十三年四月楚比弑楚子之時觀從曰令不封蔡蔡不封矣又曰依陳蔡人以國又曰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乃藩為軍於時陳蔡蓋已立矣非至此始立也經不書者或魯史所無或義見於此而不書其立爾今此則蔡侯廬陳侯吳各歸其國也其名者别其為何

君也不書自楚者不譏其有奉也其書歸者一見陳蔡復國於蠻夷二見王不能理而諸侯乘機自復三見夷狄制中夏興滅之大柄皆聖人惻怛之心也○孫氏曰楚靈暴滅二國楚平既立故復二國之後然則楚平復之善與非善也聖王不作諸侯不振二國之命制在夷狄故也劉氏曰陳蔡復國於仇讎之楚忘其宗廟之辱社稷之恥殆匹夫所不為其道雖可復其行不可復惡足以君國子民哉是其禍亂相繼

至於滅亡而莫之振也豈不哀哉

冬十月葬蔡靈公

靈公蔡侯般也自楚虔殺般三十有一月蔡侯廬歸國而始得葬雖弑逆之賊人所不恤然王政不行蠻夷肆虐弱國無以自存亦可見矣義又見隱三年宋

公卒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氏曰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

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於河高氏曰晉不與公盟今又執吾卿而公復朝之無耻甚矣愚謂晉之鼻亦可見矣義又見二年

吴滅州來

蘇氏曰州來楚之附庸趙氏曰近楚國自此見吴之强而滅國矣義見信三年徐取舒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陳氏曰意如不稱氏前見也左氏曰十三年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辠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辠死命可也若曰無辠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使叔魚見季孫曰鮒

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愚謂晉執意如不以其辠今又舍之亦無所為不惟晉之無王命且見其執其舍皆出於私喜怒而非有公天下之心也

三月曹伯滕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左氏曰著丘公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莒子卒而莒亂殺其君之親則莒之無政可知矣不曰殺其大夫而曰殺其公子者義不在於專殺大夫而在於殺君之親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吴子夷末卒末公羊作眛

義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武宮即成六年所立者也籥見宣八年左氏曰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孫氏曰非禮也宗廟之祭羽籥既陳雖有卿佐之喪不可去也然卿佐之喪當有恩禮去樂則太甚故為之廢繹是故宣八年書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孔子譏其繹爾愚謂二月有事常禮也有事于武宮則失禮矣叔弓卒而去樂卒

事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啖氏曰宗廟大事大夫卒小事以理言之應待祭畢又禮記稱衞侯曰栁莊者非寡人之臣也社稷之臣也如其卒雖當祭必告據此則明常禮不當告愚謂若如左氏說叔弓涖事而卒則不用告而知之矣啖氏之說施之卿卒在外告而後知者可也然左氏之說未知其實然否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朝公羊作昭無出字

左氏曰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

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吴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吴朝吴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吴故寘諸蔡且微吴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吴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吴在蔡蔡必速飛去吴所以翦其翼也未詳信否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朴鄉呂氏曰蔡侯復國而朝吴出奔

意者蔡侯不能容之而出邪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義見十二年此則兼見大夫帥師爾○朴鄉呂氏曰十二年伐之矣今又遣命卿帥師以伐之晉不能加於楚則從事於鮮虞而已

冬公如晉

左氏曰平丘之會故也愚案公屢見辭於晉而復往畏晉甚矣非君國之道也義又見僖十年公如齊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左氏曰齊師至於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於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年齊伐戎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蠻公羊作曼

杜氏曰河南新城縣有蠻城張氏曰伊闕縣即新城也左氏曰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朴鄉呂氏曰誘人而殺之前此未有也而楚君再為之

夏公至自晉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亥公羊作丑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九月大雩

義見桓五年

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公羊作十一月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高氏曰卿共喪事非禮也義又

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左氏曰小邾穆公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秋郯子來朝

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八月晉荀吴帥師滅陸渾之戎

陸渾戎見宣三年左氏曰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

晉荀吴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於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吴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於文宫木訥趙氏曰陸渾之戎逼近成周然俘而投之海外可也滅之亦酷矣義又見莊二十年齊伐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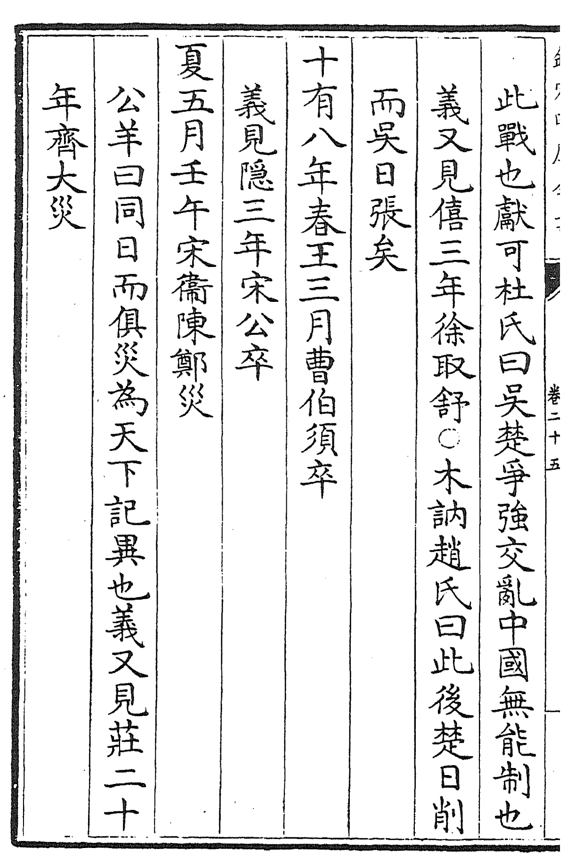
冬有星孛于大辰

孛見文十四年公羊曰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

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何以書記異也愚案冬月大火没於西矣伐即參也見於東方北辰長見不隱所謂大辰豈伐與北辰歟呂氏曰日月星辰謫見乎天雪霜風雨之不時以為民害皆政事之失有以取之也故君觀其變以思戒察其詳以改行則災害可息而無危亡之禍其晏然不以為意則禍及之非不幸也聖人詳書為世戒為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其可不致懼乎

楚人及吴戰于長岸

杜氏曰長岸楚地地譜曰水戰也康侯胡氏曰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左氏曰吴伐楚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吴師獲其乘舟吴公子光請於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惟光之辠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鬛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吴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愚謂吴伐楚楚主乎



此戰也獻可杜氏曰吳楚爭强交亂中國無能制也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木訥趙氏曰此後楚日削而吳日張矣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夏五月壬午宋衞陳鄭災

公羊曰同日而俱災為天下記異也義又見莊二十年齊大災

六月邾人入鄅音禹或音矩

杜氏曰鄅妘姓國在琅邪開陽縣張氏曰屬沂州臨沂縣左氏曰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遂入之盡俘以歸義見隱二年莒入向

○黄氏曰案左氏稱六月藉稻則春秋用夏正也若改四月稱六月則四月安有稻之可藉

秋葬曹平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冬許遷于白羽

張氏曰白羽一名析楚邑也即鄧州内鄉縣愚案許一遷于葉再遷于夷三遷於白羽廹於強國靡有寧宇王綱不振小國窮困如此義又見成十五年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左氏曰邾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宋公伐邾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左氏曰許悼公瘧飲大子止之藥卒愚謂凡弑君父者不必親加刃於其身據左氏飲止藥而卒則是毒殺之耳非弑君而何哉三傳得其事而不得其意故妄為之說義見襄三十年蔡般事○朴鄉呂氏曰許悼公瘧飲止之藥而卒則是與聞乎故也使世子止之辠而止於不嘗藥也聖人不加之以弑名加之以弑名則非不嘗藥也明矣愚謂飲止藥而卒不止乎與聞乎故而已

己卯地震

義見文九年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義見隱二年鄭伐衞○存耕趙氏曰齊不伐莒久矣景公乗晉楚之弱有代興之志故侵欲小國也未詳是否

冬葬許悼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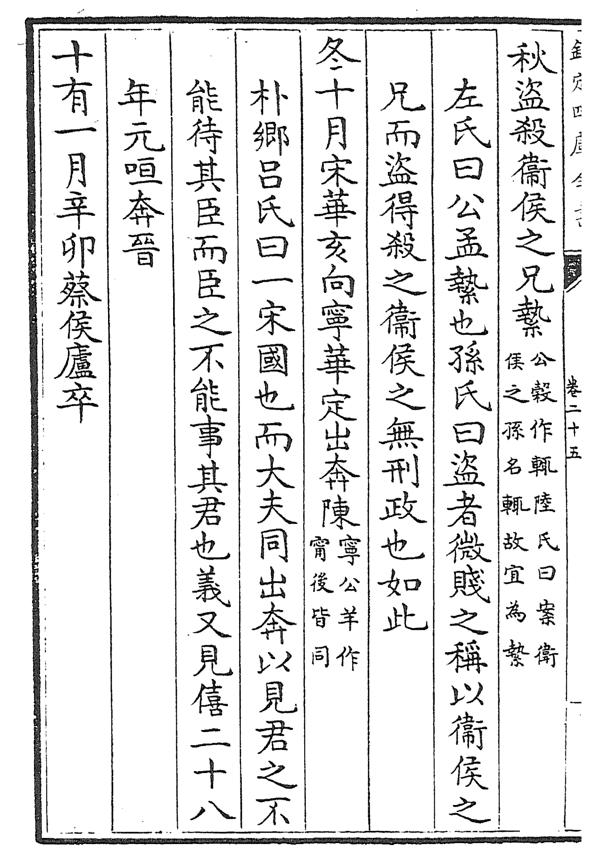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案許止不討而悼公書葬

則傳所謂賊不討不書葬者妄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鄸穀梁作夢

張氏曰鄸興仁府乘氏縣有大饗城古老云古鄸城也貫道王氏曰經書自某出奔者宋華亥自南里宋公之弟辰自蕭及公孫會自鄸也華亥辰先書入書叛會無見焉則非據邑叛君者也鄸會之食邑也得臯而出由邑而奔也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公穀作輒陸氏曰案衛侯之孫名輒故宜為縶

左氏曰公孟縶也孫氏曰盜者微賤之稱以衛侯之兄而盜得殺之衛侯之無刑政也如此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寧公羊作甯後皆同

朴鄉呂氏曰一宋國也而大夫同出奔以見君之不能待其臣而臣之不能事其君也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公羊作畔

杜氏曰自外而至故曰入南里宋城内里名左氏曰

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為少司馬多僚為

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公懼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子皮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師宋師敗吳師於鴻口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齊烏

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劒從之華氏北復即之遂敗華氏於新里十一月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衞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於赭丘大敗華氏圍諸南里楚薳帥師逆華氏未詳信否穀梁曰自陳陳有奉焉爾○邦衡胡氏曰經書入邑以叛者四戚不言衞朝歌不言晉蕭不言宋此再言宋者彼但入于所食私邑而此則入于都城之內也入都城之內

則逼君已甚三臣之惡不容誅矣然宋公不能立國使叛臣得投隙而逼都城則國之削亦甚矣義又見僖二十六年孫林父事○黄氏曰王伯兩微叛臣横行如此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八月乙亥叔輒卒輒公羊作痤

輒叔弓之子伯張也譏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

師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朱穀梁作東

邦衡胡氏曰楚虔誘殺蔡般執用蔡有蓋蔡君不共戴天之讎朱乃奔而親之惡何可言哉義又見桓十

五年鄭伯奔蔡

公如晉至河乃復

許氏曰公失其重久矣故晉得輕進退之義又見二年○戴氏曰宜乎季氏之強昭公之弱晉助其臣而

不有其君久矣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左氏曰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於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未詳信否高氏曰齊景矜而貪功如此安能及遠哉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宋華亥向寗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朴鄉呂氏曰其言自宋南里何以其嘗據此而叛也

左氏曰楚薳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惟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奬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

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未詳信否愚謂三叛奔陳又自陳入宋據國以叛復出奔楚往來三年出入自如無能討之者三叛之辠著矣陳楚之惡明矣然宋公之為國亦可知也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大蒐于昌間公羊作姦後同

陸氏曰昌間魯地義見十一年○許氏曰八年秋蒐

十一年夏蒐以為書不時也今此春蒐時矣而書則凡昭公書蒐為大夫咸強公失其政兵戎是務而禮防不興上下相與以樂滔憂也文王之時人倫既正而後軍旅以律朝廷既治而後田野即功是以詩歌庶類蕃殖而蒐田以時當魯昭之季朝廷人倫逆亂極矣而唯蒐田之是務是以屢書之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此為景王三月而葬與王室亂等事起也義又見隱

三年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叔鞅叔弓次子穆伯也三月而葬亂故也義見文九

年得臣葬襄王

王室亂

左氏曰王子朝賔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賔孟説之欲

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賔孟之為人

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賔孟適

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於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賔起殺之盟羣王子於單氏六月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

王於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於平時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於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於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

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劉氏曰何言乎王室亂亂自內作者也呂氏曰不言京師亂而言王室亂者言京師則通乎上下言王室則其父子兄弟自亂之耳康侯胡氏曰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以本亂者其言王室譏國本之不正也○高氏曰春秋紀事必指其實前此者王室衰微猶未至於亂也景王不能正家而致諸子之爭立於是尹氏召伯毛伯欲立子朝而劉子單子欲立王猛二子相逐遂以干戈

相向迭勝迭負五年之閒國無定主王室之亂莫此為甚夫天下不可一日無君而二子爭立五年始定嗚呼王室者諸夏之本也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詩人尚以為戒況枝葉已彫瘁而本又蠹壞若此乎書之深悼周之不復興且辠諸侯之不救也愚案傳曰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王室亂家不齊之極也家既不齊其何以治其國以平天下哉然家之不齊由乎身之不修後世人君而知

此義必躬行以教其家早定冡嗣禮訓庶孽偏愛不萌窺伺不作此春秋所以為克己復禮之書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劉子名蚠單子名旗天子之卿也高氏曰皇者畿内邑也杜氏曰河南鞏縣西南有皇亭東漢志鞏有皇亭西北有湟水左氏曰單子欲告急於晉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於王城盟百工於平宫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焚諸王

城之市八月司徒醜以王師敗績於前城百工叛伐單氏之宫敗焉反伐之伐東圉劉氏曰王猛乃王矣未踰年是以不可稱天王而又不可以諸侯例稱子也冠王於子又與他王子相亂故稱王繫猛者乃王者在喪之常稱朴鄉呂氏曰其名之何未成君之辭且以別於子朝也其言劉子單子以何猛制在劉單也愚謂此亦據實書之爾嗣王繼位居喪有常所而劉單以之居于皇非其所矣見王室之亂也自此以

後皆王室亂之事○葉氏曰猛太子壽之母弟所得立者也必無嫡而後可以立庶朝雖長所不得立也而朝之言曰王后無嫡則立長是謂太子為嫡而欲以長奪猛夫安知太子母弟亦嫡哉此固朝之所以絶於春秋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杜氏曰王城郟鄏今河南縣東萊呂氏曰洛誥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先儒以為今河南城所謂

王城也成王定鼎於郟鄏是也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左氏曰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蚠以王師敗績於郊前城人敗陸渾於社愚謂劉子單子所輔者正而王又入于城常事也春秋之義所不書者也然以天王之尊依劉單居于皇又依劉單至是始得入于王城王室之亂如此故書以見義焉又為王子猛卒及天王居于翟泉起文也○朴鄉呂氏曰其再言劉子單

子何二事也居于皇一事也入于王城一事也一出一入是以兩言之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以王猛入劉單得無辠乎曰先書王室亂後書二子以劉單可以免辠矣繼書曰尹氏立王子朝尹氏之辠可免乎

冬十月王子猛卒

左氏曰王子猛卒不成喪也敬王即位館於子旅氏孫氏曰王猛卒其曰王子猛者言王所以明當嗣之人也言子所以見未踰年之君也不曰崩降成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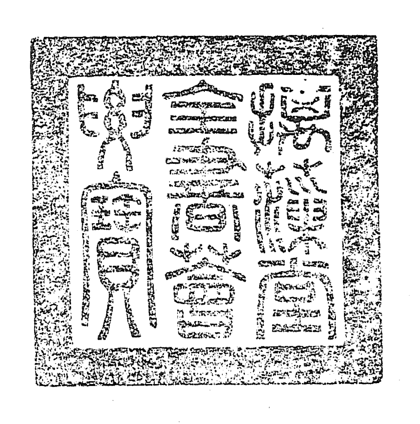
愚謂前兩書王猛而此書王子猛者因其卒而書子皆所以明其為嫡也又以别居于翟泉者非王猛也

○葉氏曰朝書尹氏立而敬王立不書敬王正也令猛立亦不言與敬王同猛亦正也猛之得立其辭與義固已具矣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春秋本義卷二十五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于黄裳